

「2024 寫高雄—屬於你我的高雄歷史」

出版及文史調查獎助計畫

研究成果報告書

計畫案名

民族到南沙魯間的轉變—部落遷移史之調查與紀錄

執行單位

蔡姿妤

結案日期

2025 年 12 月

(研究成果報告書僅供參考，未經作者同意請勿引用)

目錄

摘要	1
第一章、那瑪夏區之介紹	2
第一節、那瑪夏區地理位置	2
第二節、那瑪夏區人文歷史	2
第二章、南沙魯里之介紹	6
第一節、南沙魯里地理位置	6
第二節、南沙魯里之人文歷史	9
第三章、南沙魯里遷移史文獻回顧	11
第一節、南沙魯的先到者：卡那卡那富族遷移至那瑪夏之緣由與路徑	11
第二節、南沙魯的後到者：布農族遷移路徑的發展	21
一、《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	22
二、《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	36
三、《布農族部落起源及部落遷移史》	45
第三節、小結	50
第四章、從馬里山至南沙魯之布農族郡社群人	51
第一節、地理位置稱呼之說明	51
第二節、遷移路徑一：馬里山到甲仙的五里埔與那瑪夏的安哈娜及南沙魯平台 ...	52
第三節、遷移路徑二：馬里山到那瑪夏的安哈娜及南沙魯平台	55
第四節、小結	58

參考書目	63
參考文獻	63
參考網站資料	64



摘要

本文旨在整理高雄市那瑪夏區南沙魯里的族群遷移歷史，探討卡那卡那富族（Kanakanavu）與布農族（Bunun）郡社群的遷徙脈絡。雖然南沙魯里現以布農族為主要族群，但最早定居於此的是卡那卡那富族，其約在明末清初時期從嘉南平原東遷，主要定居於紅花山。清代時期，卡那卡那富族因族內紛爭、漢人入侵攻擊及瘟疫流行等因素，經歷數次遷徙，後續族人各自分散至那瑪夏區內各處。後於日治初期，卡那卡那富族人被日本政府集中管理於瑪雅里和達卡努瓦里。布農族郡社群則為後到者，其遷入是導致現今族群結構改變的主因，日本政府藉由集團移住政策，強制將原居於馬里山的布農族郡社群，分批移入那瑪夏區南沙魯里，使布農族成為該地區的主體族群。在遷徙至南沙魯後，布農族人曾面臨水質污染與疾病流行，造成人口數大幅降低。南沙魯的遷移史，體現了卡那卡那富族受制於環境與社會衝突（如漢人壓力、內部離散、傳染病）所引發的地域性離散，以及布農族在國家權力（日人理番、國民政府）推動下所完成的強制性聚落結構變遷，彼此相互影響的歷史發展歷程。

第一章、那瑪夏區之介紹

第一節、那瑪夏區地理位置

那瑪夏區位在東高雄之處，為高雄市内三大原住民自治區之一，現今人口組成以布農族為大宗，其中係以郡社群布農族為主。區內面積為252.9895平方公里，西北邊與嘉義縣阿里山鄉及大埔鄉相接，東邊緊鄰著同為高雄市原住民區的桃源區，西南邊為臺南市南化區，南邊與高雄市甲仙區及桃源區相接。¹那瑪夏區主幹道為台29線，向西南可到甲仙區，向北可到達卡努瓦里。那瑪夏區內主要溪流為楠梓仙溪，現稱為旗山溪，為高屏溪的主要支流，其發源於玉山主峰。而區內地形呈現葫蘆狀盆地，區內南部地勢較為圓緩、中部整體較為寬闊，北部則為狹長型，總體而言，區內多以山坡地為主，且南側山坡地之地勢較為平緩，東北側的山坡地之地勢較高，而西側山嶺則呈較寬廣之地形。²

第二節、那瑪夏區人文歷史

那瑪夏為卡那卡那富族語音譯而來，³而那瑪夏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有不同的稱呼。在荷蘭時期之名稱為Cannacannavo，此名稱可見於《熱蘭遮城日誌》於西元1648年、西元1650年、西元1654年及西元1655年之記錄；到了清領時期，在《台海使槎錄》之記

¹ 取自那瑪夏區公所資料。

² 同上註。

³ 同上註。

載名稱爲簡仔霧社或干仔霧社。⁴在日治中期，日人爲便於理番，設蚊仔只社，日人稱此地爲瑪卡俊，係由現今那支蘭溪下游，卡那卡那富族稱濃濃吧斡俊譯音命名之，⁵而當時歸屬於旗山郡。⁶後來進入到國民政府時期，在民國三十四年爲高雄縣雄峰區署；民國三十七年爲高雄縣瑪雅鄉；民國四十七年改名爲三民鄉；民國九十七年正名爲那瑪夏鄉。⁷在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高雄縣市合併後，鄉改爲區、村改爲里，因此那瑪夏鄉改爲那瑪夏區，鄉內的村改爲里。⁸

前述爲那瑪夏在過往文獻中曾經有過的稱呼，而那瑪夏在正名成爲那瑪夏前，曾經被布農族稱爲Taivulan。⁹此稱呼之由來可追溯於日治時期。在日本政府來臺初期，日本人慫恿卡那卡那富族去殺漢人飼養於河表湖的牛群，因此漢人就以殺牛人的閩南語來稱呼卡那卡那富族，而布農族音譯爲Taivulan台芙蘭。¹⁰然而，筆者本人於民國一十四年九月十七日至瑪雅里，向卡那卡那富族耆老余瑞明耆老，再次詢問關於Taivulan的由來，余瑞明耆老表示以殺牛人來指稱卡那卡那富族的說法，其實或多或少帶有嘲笑的

⁴ 同上註。

⁵ 引自余瑞明《臺灣原住民曹族卡那卡那富專輯》（高雄縣：三民鄉公所，1997），頁2-13。

⁶ 引自那瑪夏區公所資料。

⁷ 同上註。

⁸ 引自內政部資料。

⁹ 引自達那畢馬·紹立《高雄地區（荖濃溪楠梓仙溪流域）布農族之遷徙過程與經略》（國家展望文教基金會（翰蘆），2005），頁169。

¹⁰ 引自余瑞明《臺灣原住民曹族卡那卡那富專輯》（高雄縣：三民鄉公所，1997），頁2-13。

意味，他表示還有另一個關於卡那卡那富族被稱為Taivulan的說法，實際上那是大武壠的音譯，因為早期的布農族人不曾分辨卡那卡那富族與大武壠族。

「很早很早以前，卡那卡那富族人從甲仙方向進到那瑪夏，從甲仙進來的卡那卡那富族人都已經在講中文了，但當時的人（應指布農族）分不出來卡那卡那富族與大武壠族之間的差異（應該是因為都已經說中文），他把我們（卡那卡那富族）掛在裡面（大武壠族）。Taivulan就是大武壠，因為布農族稱大武壠的發音為Taivulan。」

現今那瑪夏區內族群組成十分多元，以布農族人口比例最高，約占七成。¹¹多數的布農族人所居住的地方，源於日治時期所劃定的聚落範圍。¹²布農族部落的地理位置，可依其遷移的歷史脈絡分為三個部分：（1）南投縣信義鄉及仁愛鄉，歸屬於北邊的大型聚落；（2）南投縣信義鄉及花蓮縣境內，聚落型態較小且獨立，屬於兼具移入與移出之地；（3）臺東縣與未縣市合併前的高雄縣，屬於南邊的散居型態之聚落，為人口移入之地。¹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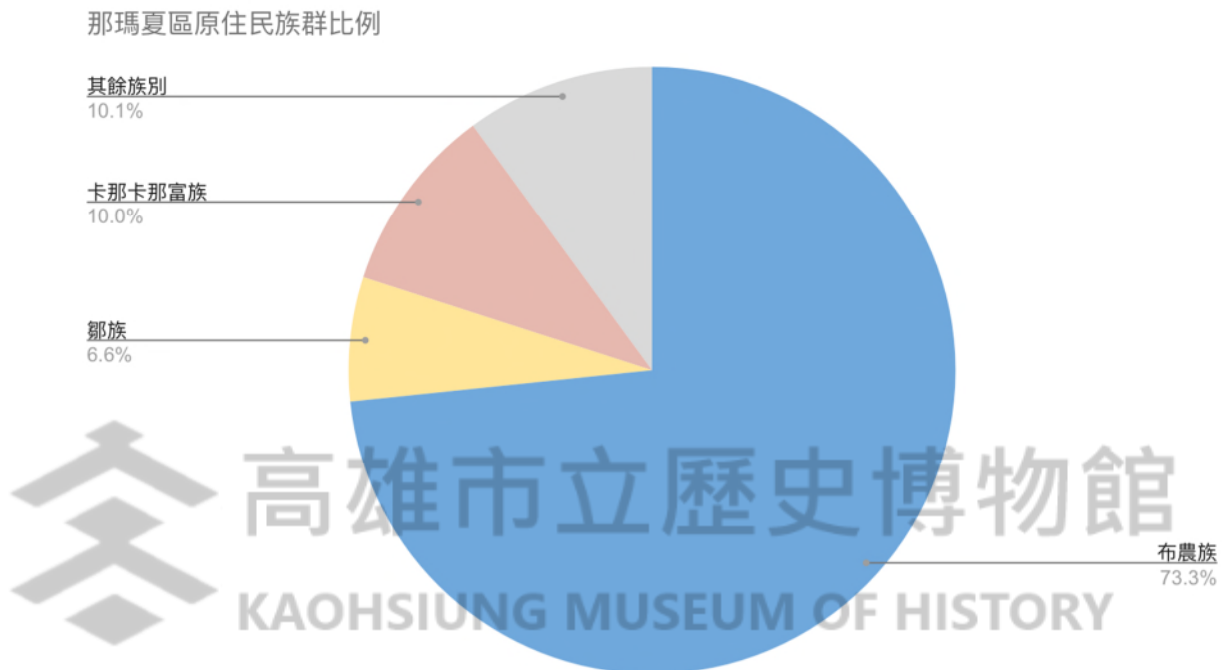
根據高雄市旗山戶政事務所2025年9月之統計資料顯示，南沙魯里有6鄰194戶，男性313人、女性296人，共609人；瑪雅里有6鄰283戶，男性399人、女性388人，共787人；達卡努瓦里有8鄰467戶，男性881人、女性833人，共1,714人。因此，目前那瑪夏區內

¹¹ 引自那瑪夏區公所資料。

¹² 黃應貴，《布農族》（三民書局，2006），第二章頁3-4。

¹³ 黃應貴，《布農族》（三民書局，2006），第二章頁5-6。

共有3,110人。在人口結構的部分，具有原住民身分者共有2,705人，族群與人數的部分（見圖一）如下：阿美族41人、泰雅族35人、排灣族89人、布農族1,984人、魯凱族11人、卑南族2人、鄒族179人、雅美族1人、太魯閣族7人、賽德克族10人、拉阿魯哇族76人、卡那卡那富族270人。



圖一：那瑪夏區原住民族群比例。

那瑪夏區非原住民族群還包含有客家、閩南、外省，前二者為日治時期便以來到那瑪夏，主因為日本政府治理臺灣時，從1900年便推行樟樹造林與樟腦專賣制度，這兩個族群從外縣市來到那瑪夏區擔任腦丁，部分腦丁後續與當地原住民結婚而留在此地，由些人則是國民政府來臺後選擇回其故鄉；外省人則待國民政府來台後才進入那

瑪夏區，會到此地是由於擔任學校老師或是公家職務，也有部分是為了尋找配偶而來。

14

以上為目前高雄市那瑪夏區內的背景簡介，第二章將對南沙魯里與部落有更詳細的說明。

第二章、南沙魯里之介紹

第一節、南沙魯里地理位置

南沙魯里位於高雄市那瑪夏區。在民國四十七年時，那瑪夏被稱為三民鄉，鄉內的三個村分別為民族村、民權村與民生村；後來在民國九十七年正名為那瑪夏鄉，同時也將三村的名字恢復為南沙魯村、瑪雅村以及達卡努瓦村；在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縣市合併後，那瑪夏鄉則改為那瑪夏區，鄉內的村也更為里。南沙魯里在經歷民族村、南沙魯村的過程中，根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2）的《臺灣省通志（卷8）同胄志泰雅族·賽夏族·布農族篇（第5冊）》記載，另有一名稱為紅番仔社。

雖然在《臺灣省通志（卷8）同胄志泰雅族·賽夏族·布農族篇（第5冊）》中並未說明為何南沙魯部落又叫做紅番仔社，不過在葉家寧於2002年出版之《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中提到，在清領時期甚至是更早之前的年代，卡那卡那富族人生活在老人南溪上游處，以及該溪左岸的無名溪流一帶稱為anwana，日本人後來將之改稱為anhana，即為後來的昂哈那社或是紅花子社；卡那卡那富族稱anwana為大社，並在此區域建立數個聚落，後因惡疫流行使得許多族人離世，所以卡那卡那富族遷往表湖一

¹⁴ 引用自葉家寧《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頁140。

帶並建立新的聚落，並將anwana廢社。¹⁵筆者推測，被稱為紅番仔社的可能原因為音譯，或許是anwana在發音上很接近台語的āng-huan-á。

另在葉家寧於2002年出版之《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第145頁中，提及南沙魯里在日治時期所歸屬的行政區及管轄有過數次改變，筆者參照該頁內容進行下表之製作：

表一：南沙魯里隸屬行政區名稱的演變

時期／年代	行政區管轄之名稱
日治前期	阿猴廳甲仙埔支廳蚊仔只監視區
1919年	高雄州屏東郡紅花子社
1922年	改隸旗山郡
國民政府來臺後但行政區還未底定	梅花鄉→高雄區雄峰區署
民國37年	高雄縣瑪雅鄉民族村
民國47年	瑪雅鄉改為三民鄉

南沙魯里範圍之最南端為錫安山，最北端為民族橋，而本文主要探討的範圍為南沙魯部落。南沙魯部落的主要幹道為台29線，部落內之溪流有楠仔仙溪（旗山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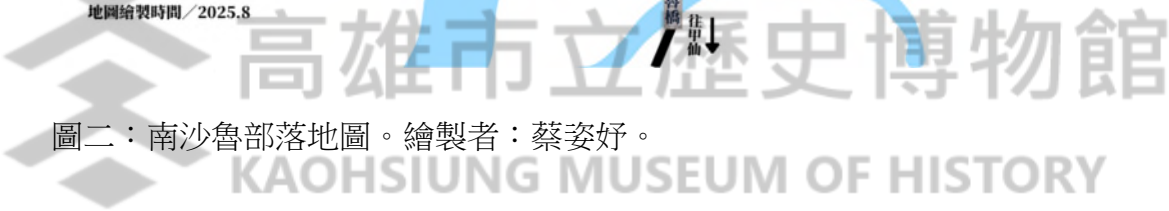
¹⁵ 引用自葉家寧《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頁145。

老人溪、那托爾薩溪以及那尼薩羅溪。從甲仙方向進入那瑪夏區南沙魯部落（圖二），依序會經過南沙魯橋、南沙魯文化紀念公園、住宅區、三景宮，再繼續向前朝瑪雅里方向前進，沿途會再經過南沙魯生命園區（納骨牆）、往南沙魯避難平台道路、民族橋。過民族橋後，便屬於瑪雅里之範圍。

那瑪夏區的行政中心原先設立於南沙魯里，包含區公所、衛生所、郵局等公家單位。¹⁶因民國 98 年（2009 年）莫拉克颱風（又稱八八風災）期間之連日豪雨，在南沙魯部落上方形成堰塞湖，並於同年 8 月 9 日午後發生潰決，導致大規模土石流災害。此次事件對南沙魯部落造成嚴重破壞，多處區域遭土石掩埋，近八成居民遷至高雄市杉林區大愛里的永久屋居住，而行政中心則移往那瑪夏區最後一個部落，達卡努瓦里。



¹⁶ 引自林曜同《雄市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的家與聚落：以日治時期文獻為中心之探討》（高雄文獻，2013）。



KAOHSIUNG MUSEUM OF HISTORY

南沙魯部落人口結構的部分，目前部落內以布農族郡社群人為大宗，尚有排灣族、魯凱族、阿美族、卡那卡那富族、閩南人、客家人等族群。在戶數方面的資料，依據高雄市旗山戶政事務所之九月份統計顯示，南沙魯里有6鄰194戶，男性313人、女性296人，共609人。南沙魯目前主要族群為郡群布農族。

9

本政府時期稱為Nangnisalu，此稱呼的由來有兩種，第一種說法是Nangnisalu的意思為「天天哭／愛哭猴」，第二種則是因為該處有非常多的猴子。¹⁷南沙魯地區過去亦稱「那魯姑」，其位置為現今南沙魯避難平台所在之處。¹⁸後來日本戰敗、國民政府來臺，便從南沙魯避難平台再度被遷移至現今沿著台29線的南沙魯部落。

雖然現今南沙魯內以布農族人為眾，但早在布農族人遷移至此前，已有其他族群。最先到此地居住的族群為卡那卡那富族。¹⁹在明末清初之時，卡那卡那富族遂已從嘉南平原一帶，因故而整族遷移至紅花仔（現今藤包山／鞍輪名山的山腰處），此處屬於那瑪夏區南沙魯里之區域。²⁰約莫在清朝末代時期，卡那卡那富族人陸續遷移至那瑪夏區內其他各處，包括達卡努瓦一帶，而卡那卡那富族鄭氏一家則是遷移至那魯姑居住；到了日治初期，日本當局為了便於管理卡那卡那富族人，因此將該族族人集中至瑪雅里與達卡努瓦里。²¹後來日本進行集團移住政策，將原本居住在高雄市桃源區與臺東縣交接處的馬里山Balisan的布農族人，遷移至那瑪夏區。²²

¹⁷ 引用自葉家寧《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頁145。

¹⁸ 引用自余瑞明《臺灣原住民曹族卡那卡那富專輯》（高雄縣：三民鄉公所，1997），頁2-13。

¹⁹ 引用自余瑞明《臺灣原住民曹族卡那卡那富專輯》（高雄縣：三民鄉公所，1997），頁2-13。；引用自葉家寧《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頁145。

²⁰ 引用自余瑞明《臺灣原住民曹族卡那卡那富專輯》（高雄縣：三民鄉公所，1997），頁2-13。

²¹ 同上註。

²² 引用自海樹兒·戈刺拉菲《布農族部落起源及部落遷移史》（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6），頁209-211；引用自葉高華《強制移住：臺灣高山原住民的分與離》（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3），頁186-188。

從上述可知現階段南沙魯部落人口組成十分多元，現以布農族郡社群人為主，另有排灣族、阿美族、閩南人、客家人等族群。雖然目前南沙魯部落主要族群為布農族，但從過去文獻可知，最早居住於此地的族群為卡那卡那富族。因此，在探討南沙魯部落過去的遷移史，須先回溯到卡那卡那富族遷移至此地的歷史脈絡。再者，才是後來因日治時期實施集團移住政策，使得原居於高雄市桃源區與臺東縣交界處的馬里山Balisan布農族郡社群人被遷移至此。」

第三章、南沙魯里遷移史文獻回顧

第一節、南沙魯的先到者：卡那卡那富族遷移至那瑪夏之緣由與路徑

關於卡那卡那富族的遷移歷史，本節主要參照書籍為民國八十六年，卡那卡那富族耆老余瑞明先生主編，並由高雄縣三民鄉公所出版之「台灣原住民曹族—卡那卡那富專輯」。余瑞明先生於此書詳細說明卡那卡那富族從明末清初、清朝時期、日治時期，直至後續國民政府來臺這段期間，整個族群的遷移緣由、路線，以及族群人口數變動之原因，皆有詳細的說明。除此之外，亦會輔以其他文獻作為本節之補充。

卡那卡那富族的祖先，約莫在明朝末年、清代初期，原居於嘉南平原一帶，後來隨著漢人逐漸來臺移住開墾，使得卡那卡那富族祖先的生活空間受到擠壓與威脅，因此進行全族的遷徙，傳聞一同遷徙者共有八百名。²³遷徙的路徑，據傳原訂要從嘉南平原渡高屏溪到屏東，但因屏東已有其他族群開墾居住，遂轉移至旗山地區，並順著楠梓仙溪往北進入到甲仙埔阿里關（現今甲仙關山），有部分族人定居於此，然多數

²³ 引自余瑞明《臺灣原住民曹族卡那卡那富專輯》（高雄縣：三民鄉公所，1997），頁2-13。

族人選擇北上到五里埔稍作休息，接著繼續朝北前進到那都魯薩，此處為藤包山（現今稱鞍輪名山）的山腰，亦即現今的紅花仔（見圖三）。²⁴



圖三：卡那卡那富族遷移路徑。實線為定居處；虛線為休息點。繪製者：蔡姿妤。

當時領隊的長老們，認為那都魯薩（紅花仔／昂哈那）為良地，既有楠梓仙溪與許多支流匯集，且空間寬廣、土壤肥沃、氣候宜人，十分適合開墾與定居，且山中動物與魚蝦的數量充沛，加上地理位置屬不易進攻，因此最終選擇此處作為遷移地。²⁵卡那卡那富族之居住點為沿著老人南溪北上，在楠仔仙溪與其支流的平臺地，呈現的居

24 同上註。

²⁵ 引自余瑞明《臺灣原住民曹族卡那卡那富專輯》（高雄縣：三民鄉公所，1997），頁2-13。

住型態為「散在集團」，意即在社內有多的居住點，而每個居住點之戶數，從一戶至數戶皆有。²⁶

卡那卡那富族祖先以石頭堆砌圍牆，猶如一座堡壘，此堡壘長年被煮飯的柴火煙黑，因此也被稱為「達霧魯姆Taulomg」，亦即黑色之城，Taulomg又可被解釋為人口稠密之意，族人們在此生活了兩三百年之久；位於Taulomg南側的那斯拉拿（即藤包山／鞍輪名山），則為族人的聖山，亦為避難所。²⁷

清朝時期，卡那卡那富族以那都魯薩為核心地帶，當時勢力範圍十分廣泛，除了現今高雄的荖濃、六龜、杉林、內門之外，還包含臺南南化、楠西與嘉義大埔；後來隨著中國大陸渡海來臺的漢人增多，擠壓到原住民的生活空間及生存領域，卡那卡那富族祖先為保護自身族人的安全，時常與後到甲仙埔的漢人或平埔族有所衝突，彼此間不再交易往來，長久下來使得族人難以獲取生活必需品，且後續族人亦常患病而逝世，讓卡那卡那富族整體人口成長速度變得非常緩慢。²⁸

後來又為何會離開那都魯薩與那斯拉拿呢？主因為當時族內頭目NaVaKu的長子Pani想和族內女子Pie結婚，但是Pie與Pani的弟弟Pau感情較好，Pani為此心生不滿而私下與漢人來往，並將那都魯薩與Taulomg內部結構告知漢人，使得漢人集結兵丁欲攻打Taulomg；此事恰好被與漢人結婚的卡那卡那富族女子Nau得知，他便趕緊回那都魯薩向

²⁶ 引用自葉家寧，《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頁14。

²⁷ 引自余瑞明《臺灣原住民曹族卡那卡那富專輯》（高雄縣：三民鄉公所，1997），頁2-13。

²⁸ 同上註。

族人告知漢人將出兵攻打Taulomg；過不久後漢人舉兵入侵那都魯薩與Taulomg，卡那卡那富族死傷慘重，僅有少數族人存活並往各處逃亡，王氏逃至那都魯薩下遊、鄭氏逃往老人南溪、余氏則在老人北溪。²⁹

過了一段時間後，各家氏又再度進行遷徙；鄭氏遷移至那魯姑，此處即為現今的南沙魯避難平台（又稱民族平台）；王氏遷到克茲克茲翰，此處為現今瑪雅里對岸農地一帶；余氏、王氏及翁氏，遷移至特特富斯（亦寫為特富·特富斯），此處位於表湖口一帶，以及位於現今瑪雅里一帶的地天子；陳氏與江氏遷移至拉比尼亞，此處位於瑪雅里；鍾氏、王氏及藍氏遷移至那哦·娃拿，此處為民權平台下方一帶，位於瑪雅里上方的區域，卡那卡那富族稱此地為風水良地；蔡氏與鍾氏遷移至Navunavugn那富那富翁（現今瑪雅里）；陳氏、江氏、王氏以及藍氏，遷移至那粗粗魯隆，即為現今的表湖，由於此處海拔較高、視野良好，且為來往大埔必經之地，被卡那卡那富族人視為重要據點，並且在此設有祭壇，每年會舉辦祭祀活動，此習俗直至日治後期仍舊維持。³⁰

藍氏、楊氏、謝氏、翁氏及江氏，遷移至達那·歐茲，即現今位於達卡努瓦里青山山西山的青山段，此地到大埔之間曾經是卡那卡那富族與漢人相互交戰處，彼此因戰而傷亡者多，後來達成不戰之共識，雙方各派人搬石頭建立石碑以示界線，在界線的西南區為原住民租借給漢人做作為耕種區，範圍為現今嘉義大埔、臺南楠西以及南化；

²⁹ 同上註。

³⁰ 引用自余瑞明《臺灣原住民曹族卡那卡那富專輯》（高雄縣：三民鄉公所，1997），頁2-13。

而界線的東北山區與那瑪夏境內，則為卡那卡那富族的耕地與狩獵區，該石碑界線已被曾文水庫沖矢而消失。³¹



圖四：那瑪夏區地名位置。繪製者：蔡姿妤。

在達成停戰後，雙方和平共處一段時間，每逢漢人過年時會邀請卡那卡那富族作客，一同享用年節宴席；然而，隨著歲月流逝，漢人的後代對此心生不滿，因此在某一次的過年宴席與賀禮中下毒藥，使得卡那卡那富族人回到部落後，身體不適、上吐下瀉，不論大人或小孩皆死傷慘重，且當時尚無醫療機構，後續的衛生處理不夠完善

31 同上註。

致使發生嚴重瘟疫。³²該場瘟疫讓卡那卡那富族人口大幅度下降，於是原居住於達那歐茲（青山段）以及那粗粗魯隆（表湖）的族人，便離開該地另尋安身立命之處；有部分族人遷移到達昂努瓦（現今達卡努瓦）、那努姆（現今達卡努瓦二村）、馬咪利給（現今達卡努瓦一帶的青春園）、達比亞·拉（位於達卡努瓦里的兩權平台）、根盆（即坤本，此處位於民生大橋東岸）、卡馬龍（現今達卡努瓦對岸農地）、吉巴谷（現今達卡努瓦吉巴古）等地。³³

表二：卡那卡那富族人遷移時代與遷移地。製表者：蔡姿妤。

族群／姓氏	時期／時代	原居地	遷移地舊稱	遷移地現今地名
卡那卡那富族祖先	明末清初時期	嘉南平原一帶	甲仙埔阿里關 那瑪夏那督魯 薩	甲仙關山 紅花仔
王氏	清朝時期 第一次遷移	那瑪夏那督魯 薩	那都魯薩下遊	老人北溪
鄭氏	清朝時期	那瑪夏那督魯	老人南溪	老人南溪

³² 引自余瑞明《臺灣原住民曹族卡那卡那富專輯》（高雄縣：三民鄉公所，1997），頁2-13。

³³ 引自余瑞明《臺灣原住民曹族卡那卡那富專輯》（高雄縣：三民鄉公所，1997），頁2-13。

	第一次遷移	薩		
余氏	清朝時期 第一次遷移	那瑪夏那督魯 薩	老人北溪	老人北溪
王氏	清朝時期 第二次遷移	那都魯薩下遊	克茲克茲斡	瑪雅里對岸農地一帶
鄭氏	清朝時期 第二次遷移	老人南溪	那魯姑	南沙魯避難平台
余氏、王氏及翁氏	清朝時期 第二次遷移	老人北溪（余氏）	特特富斯及地天子	表湖口及瑪雅里一帶
陳氏及江氏	清朝時期 第二次遷移	未知	拉比尼亞	拉比尼亞
鍾氏、王氏及藍氏	清朝時期 第二次遷移	未知	那哦·娃拿	民權平台（瑪雅里上方）

蔡氏及鍾氏	清朝時期 第二次遷移	未知	那富那富翁	瑪雅里
陳氏、江氏、王氏及藍氏	清朝時期 第二次遷移	未知	那粗粗魯隆	表湖
藍氏、楊氏、謝氏、翁氏及江氏	清朝時期 第二次遷移	未知	達那·歐茲	達卡努瓦里青山西山的青山段
卡那卡那富族	清朝時期 第三次遷移	達那·歐茲及那粗粗魯隆	達昂努瓦 那努姆 馬咪利給 達比亞·拉 根盆／坤本 卡馬龍 吉巴谷	達卡努瓦 達卡努瓦二村 達卡努瓦一帶的青春園 達卡努瓦里的兩權平台 民生大橋東岸 達卡努瓦對岸農地 達卡努瓦吉巴古

卡那卡那富族	日治初期	上述提及遷移地	那富那富翁 達昂努娃	瑪雅里 達卡努瓦里
卡那卡那富族	日治後期	那富那富翁 達卡努瓦	那哦·娃拿	民權平台（瑪雅里上方）

日本政府治理臺灣後，為了管理原住民而實施理番政策，將卡那卡那富族集中在兩處，一處為Navunavugn並設立蚊子只社，即為現在的瑪雅里；另一處為達昂努娃，即現今的達卡努瓦；與此同時，日本人協助與教授如何開闢水田以及進行水稻的種植，以及改善生活環境。³⁴

約莫在此時期，有位名為Makili的布農族男子（潘姓），因打獵而進到那瑪夏，後來與卡那卡那富族女子結婚；婚後，Makili的家族便也遷移到那瑪夏，此為第一批遷徙至此的布農族；接著有另一個布農族人，名為基·吧安（柯姓）與卡那卡那富族成為結盟關係而遷移入那瑪夏。³⁵

後續移住至那瑪夏的布農族，則是日本人從桃源區的寶山、樟山、梅山、勤和、桃源等地，引導布農族人先到紅花仔（舊民治）與那魯姑（現今的南沙魯避難平台）

³⁴ 引自余瑞明《臺灣原住民曹族卡那卡那富專輯》（高雄縣：三民鄉公所，1997），頁2-13。

³⁵ 同上註。

居住，但因為水土不服與瘧疾的關係，使得許多布農族人去世，因此又有部分的布農族人選擇回去桃源區。³⁶此時進入到那瑪夏的布農族，應為日本政府當時的集團移住政策，當時有許多從馬里山的布農族人，被安排遷移至那瑪夏南沙魯，此部分的遷移緣由與路線，筆者再後續的章節會有更詳細的說明。

到了日治後期，日本人將原本居住於Navunavugn（現今民權社區）遷移到那哦·娃拿，此處為現在的瑪雅里民權平台上方，又稱老民權；日本人協助原住民在那哦·娃拿建置房屋、分配土地、引水源及開墾水田，並且在此設立分駐所、衛生所與學校，讓當時學齡的族人接受日本國民教育；在此時期出生的孩子，皆須使用日本名字，而青年則須接受基本的軍事訓練與義務工作；這些種種的要求與限制，目的在於加速原住民的日化與歸順。³⁷

二次世界大戰日本為戰敗國，退出臺灣，臺灣正式進入國民政府時期；民國三十八年，位於阿里山的部分鄒族族人遷移入那瑪夏；民國四十二年，國民政府推山地人民生活改進運動；民國四十五年至四十六年，因旱災關係使得屏東縣原鄉發生飢荒，有部分三地門鄉排灣族遷移入民族村（現今南沙魯部落）與民權村（現今瑪雅里），以維持生存；民國五十四年至五十五年，國民政府在三民鄉（現今那瑪夏區）進行保

³⁶ 同上註。

³⁷ 引用自余瑞明《臺灣原住民曹族卡那卡那富專輯》（高雄縣：三民鄉公所，1997），頁2-13。

留地測量與分配土地，以及辦理土地登記，此一消息使得原居於桃園復興、新竹尖石以及苗栗泰安的泰雅族，也至三民鄉分配土地。³⁸

在國民政府來臺後，雖然在《台灣原住民曹族—卡那卡那富專輯》中，並未提到後續卡那卡那富族是否有再次被遷移，但筆者推測日本政府撤離臺灣至國民政府來臺初期，正處於政策轉換階段，很有可能就各自回到先前的居住地，目前卡那卡那富族在那瑪夏區，不單只是生活於瑪雅里，在達卡努瓦里亦有許多卡那卡那富族人。根據以上的歷史脈絡，使得現今那瑪夏區內族群多元。

第二節、南沙魯的後到者：布農族遷移路徑的發展

透過前述文獻回顧，可知在布農族進入到那瑪夏區前，主要居民為卡那卡那富族。後來因日治時期的集團移住政策，將原居住於高雄市桃源區與台東縣交接處的馬里山 Balisan 的布農族（且以郡社群為主），強制遷移至那瑪夏區，使得布農族成為現今那瑪夏區的主要族群。

然而，布農族郡社群在馬里山生活前，亦有其過往的移動路徑與原因。因此，本章節將介紹布農族的起源與遷移，筆者以1935年出版的《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並於2011年由楊南郡先生翻譯後之書名為《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2002年出版並由葉家寧所撰寫之《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以及2006年出版並由海樹兒·友刺拉菲所撰寫之《布農族部落起源及部落

³⁸ 同上註。

遷移史》，作為布農族遷移路徑發展之主要參考文本。除此之外，將輔以其他相關書籍或文獻資料作為補充。

在布農族的起源與日治期間的路徑，係以《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有較為全面的說明；在高雄地區方面之布農族遷移路徑，則以《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有更詳細的紀錄；而《布農族部落起源及部落遷移史》可補足前二書籍缺少的部分。

一、《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

本段共分為三個部分，依序為布農族的asang-daingaz（舊社）、布農族第一期移動，以及布農族第二期移動。另由於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中的部族、部落地名等之用詞，為當時調查人員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以及宮本延人所撰，與現今習慣用詞略有差異，如馬里山Balisan一詞，在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之文本中為馬里桑Valisan，還請讀者留意。

（一）布農族的asang-daingaz（舊社）

布農族由卓社群、卡社群、巒社群、丹社群、郡社群以及蘭社群，這六個部族所組成³⁹，其中郡社群又稱施武郡群，蘭社群又稱塔克布蘭社群。郡社群的母語為Isbuku

³⁹ 引自黃應貴，《布農族》（三民書局，2006），第二章頁3。

n，此名稱乃源自該社群的祖先Bukun。郡社群主要分布在郡大溪流域一帶，以及臺灣東部與中南部的山區。⁴⁰

各個部族皆有屬於自身的asang-daingaz（部落－古老），意義為舊社／大社，或稱為祖聚居地，但舊社並非代表是各部族的發祥地，asang-daingaz的語義傾向於指涉古老的根據地；蘭社群無自己的asang-daingaz，其餘五個部族皆有，其中郡大社⁴¹，稱為Asang-bukun或是Asang-isbukun。⁴²

五個部族的asang-daingaz位置皆在現今的南投縣境內⁴³，而早於日治時期，布農族就已遷徙居住於花蓮港廳、臺東廳及高雄州這三個地方，而這三處的布農族人，皆表示其祖先是從舊大社遷徙過來的。⁴⁴另外，位於南部的布農族以郡社群人為多數，當中亦有少數的巒社群人，他們將舊的巒大社與舊的郡大社統稱為asang-daingaz，有時也會將asang-daingaz一詞，泛指玉山以北的布農族各社。⁴⁵

⁴⁰ 引用自楊南郡《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頁127-128。

⁴¹ 郡大社即為即郡社群的舊大社。

⁴² 引用自楊南郡《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頁161。

⁴³ 原文提及該處位置為日治時期的臺中州。

⁴⁴ 引用自楊南郡《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頁162。

⁴⁵ 同上註。

在日治時期之前，布農族已有島內移動與遷徙的口傳歷史，大致上可分為兩個時期，第一時期的移動，基本上是在中央山脈的西側以及玉山北側間的範圍；第二時期的移動，主要以丹社群、巒社群與郡社群為主，範圍部分則是越過中央山脈，向東部與南部的方向前進，而此次的移動結果使得布農族領地擴大許多。⁴⁶

（二）布農族第一期移動

第一期的移動，主要可分為以下幾個階段：asang-daingaz舊大社的創設、與異族的接觸與混淆、Takopulan塔克布蘭群的移動。⁴⁷由於筆者側重於布農族郡社群，以下內容將聚焦於與郡社群相關之文獻內容。第一時期的移動，各部族以其舊大社為核心，發展出多個新部落，進而奠定部族與氏族組織的雛形，因此第一時期的移動，實際上是一段經過長時間且緩慢進行的遷徙過程。⁴⁸舊大社並不是各部族的發祥地，根據流傳下來的口碑傳說，多半認為起源地為臺灣西部平原，後來因為一些因素而逐漸遷徙至東邊的山區，進而建立了各部族的asang-daingaz，東遷的路徑主要分為三條。⁴⁹

首先第一條路線，是丹社群與巒社群所傳述的，而卓社群方面對此路線的說法也很雷同，當時是從Lamongan⁵⁰往濁水溪的溪岸向東行，到達巒社群的舊大社，即巒大

⁴⁶ 同上註。

⁴⁷ 引用自楊南郡《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頁162。

⁴⁸ 同上註。

⁴⁹ 同上註。

⁵⁰ Lamongan據推測應為南投名間、竹山一帶。

社，另有一說是到達Hinoqon社，此處屬於丹社群之地；第二條路線，是郡社群所傳述的，它的路線同樣是從Lamongan出發，經過日月潭的北側再到埔里，接著到卓社一帶暫居，最後分散於各處並建立屬於自己族群的舊大社；第三條路線，同樣是郡社群所傳述的，它的路線與第二條唯一的差異在於沒有經過日月潭的北側，而是從Lamongan出發後，沿濁水溪向上游抵達卓社，最後建立屬於自己的舊大社。⁵¹從路線的部分，可以發現丹社群、巒社群、卓社群與卡社群，在部族間的傳說較為相近，但郡社群則與另外四群具有明顯的差異。⁵²

對於各部族在舊大社建立以前的實際狀況，只能依照各部族的口述傳說，大致去推測可能的移動路線與創立舊大社的緣由，而在布農族未進入到第二期移動之前，基本上是以各部族自身的舊大社為發展的中心，並在其外圍形成各分社，逐步地穩固各自的勢力範圍。在此時期，有不少機會與異族接觸、衝突或產生混淆的狀況發生。⁵³

以郡社群為例，郡社群內部傳說在郡大溪的上游曾經有一被稱為Isimumuso的種族，兩族有過接觸；郡社群在對外發展的過程中，受到異族－鄒族Lufutu群⁵⁴的限制；當時

⁵¹ 引用自楊南郡《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頁166-167。

⁵² 同上註。

⁵³ 引用自楊南郡《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頁168。

⁵⁴ 引用自楊南郡《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頁178。Lufutu群即鹿株群或稱鹿都群，早期從特富野群所分出。

地鄒族鹿株群，生活於陳有蘭溪沿岸一帶，並以Mamahabana社⁵⁵與Hosa社⁵⁶為主要根據地；鹿株群常攻擊鄰近的各族，甚至遠征到更北方的泰雅族的領地進行獵首；據傳，郡社群在更早以前的年代，曾開拓於鄒族鹿株群附近的土地⁵⁷，但後續被鄒族鹿株群擊退，使得郡社群難以持續向西南方拓展領土。⁵⁸

因為有鄒族鹿株群，使得郡社群人難以越過西巒大山及西郡大山，向西拓展領土；郡社群人一直到十八世紀後期（西元1781年左右），才進入到Take-Tonpo社⁵⁹，雖然郡社群部分族人於陳有蘭溪的東埔社以及Take-adan社⁶⁰一帶居住，但實際上是以提供許多物品作為代價，才獲得鄒族鹿株群願意將土地做讓渡。⁶¹

⁵⁵ 引用自楊南郡《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頁178。Mamahabana社為楠仔腳萬社，即現今的久美部落。

⁵⁶ 引用自楊南郡《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頁178。即和社。

⁵⁷ 引用自楊南郡《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頁178。即郡大林道望鄉一帶。

⁵⁸ 引用自楊南郡《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頁178。

⁵⁹ 引用自楊南郡《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頁178。Take-Tonpo社為東埔社。

⁶⁰ 引用自楊南郡《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頁178。Take-adan社為內茅埔社。

⁶¹ 引用自楊南郡《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頁178。

由於西半邊有善戰的鄒族，因此對布農族的生活範圍與人身安全產生威脅，因此布農族開始嘗試向中央山脈以東的方向前進，於是便進入到第二期移動。⁶²

（三）布農族第二期移動

由上文可知，布農族基於族群的人身安全考量，再次向外找尋合適的居住地，此時則進入到第二期的遷移。

第二期移動約莫在十八世紀初開始，其中可再細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移動範圍從現今的南投縣，向東移動至現今花蓮縣山區⁶³，此時期以丹社群、巒社群與郡社群為主要移動的社群；第二個時期移動範圍從現今的南投縣，向南移動到現今的台東縣海端鄉一帶⁶⁴，此時期主要移動的社群為巒社群與郡社群；第三個時期移動範圍從現今南投縣與花蓮縣山區，向南移動到現今的台東縣延平鄉與高雄市山區⁶⁵，此時期以郡社群為主要移動之社群。⁶⁶以下將依序介紹三個時期的移動方向與社群。

⁶² 引用自楊南郡《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頁179。

⁶³ 引用自楊南郡《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頁184。原文為「從臺中州東遷花蓮港廳境內」。

⁶⁴ 引用自楊南郡《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頁184。原文為「從臺中州南遷新武路溪和支流大崙流域」。

⁶⁵ 引用自楊南郡《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頁184。原文為「繼續南遷至鹿野溪流域內本鹿地方，以及向高雄州山地的移動」。

⁶⁶ 引用自楊南郡《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頁184。

(1) 第二期移動的第一時期：從南投縣向東遷至花蓮縣山區

最先開始向東部遷徙至花蓮港廳建立部落的社群，為丹社群與巒社群，兩社群幾乎是在同一年代進行東遷，大約是在西元1701年至1711年之間，即十八世紀初；此年代的推測，是根據Tanapima氏族的系譜，以及口述者當時在往前八個世代前遷移到Patsidian（現今花蓮縣卓溪鄉立山村附近一帶），結合此二資訊，推測進行遷移的時間應該是在距離調查年（西元1931年）再往前推兩百二十年至兩百三十年前的事情；此次遷移至東部，丹社群雖然獲得從太平溪流域至萬里橋溪下游的一片廣大領域，但由於向東遷徙的丹社群人口規模較小，因此面臨來自東遷巒社群的生存空間上的擠壓。⁶⁷

在巒社群的東遷，調查者們當時獲得的各氏族口述者的路線，雖然吻合度不高，但大致上多是以拉庫拉庫溪流域為主，其分佈呈現出由上游向中下游及南方擴散的趨勢；不過多數東遷的巒社群，是以拉庫拉庫溪中游一帶為聚集處，一部分的人先到太平溪上游創立社，並將之作為朝向東方與南方發展的根據地，而在此期間亦有原居於西部巒大社的其他氏族，循序漸進地向東部遷徙。⁶⁸

透過在臺東廳郡社群的口述者之系譜，推測郡社郡向東遷的時間，約莫是距調查者們年代的一百五十年前，大約是西元1781年左右的事情，與丹社群及巒社群相比，

⁶⁷ 引用自楊南郡《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頁184-185。

⁶⁸ 引用自楊南郡《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頁187-190。

郡社群向東遷徙的時間較晚；在郡社群向東遷移的口述歷史中，多數都指稱最早東遷的郡社群人為Bainkinoan氏族。⁶⁹

綜上所述，丹社群與巒社群在第二期移動的第一時期，此二社群移動的時間推估為十八世紀初期，而郡社群則是在十八世紀後期。

至於當時為何選擇東遷，主因是布農族的生活方式，需要遼闊且能夠輪耕的土地，以及寬廣的獵場與豐沛的獵物能提供給族人食用，亦讓其可用於祭祀活動等；除此之外，各舊大社內的族人日漸增多，可居住的空間日漸減少，需考慮向外尋找適合的遷移地；然而當時在北邊有泰雅族、西方有平埔族，西南方有鄒族，這三個方位的族群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勢力，不容侵犯；因此，當時便選擇朝向東方與東南方作為出路的考量，此二方向的外族勢力較小，加上當時的東部人煙稀少、獵場廣大具有許多獵物，且可耕地亦多，無疑是個適合的遷徙地。⁷⁰一開始少數東遷的布農族，在東部創立部落，隨著越來越多人移入此區域，也形成越來越多聚落；自西部向東部遷徙的布農族，最初集中於花蓮港廳（今花蓮縣卓溪鄉）境內的太平溪與拉庫拉庫溪兩流域建立多個部落，並以這些部落為據點向南方擴展。⁷¹

在第一期與第二期遷移的布農族人，同樣都受到鄒族的影響；鄒族特富野群人，以及部分遷移且居住在陳有蘭溪而形成的鹿株群，其活動範圍非常廣大，時常經過拉

⁶⁹ 同上註。

⁷⁰ 引用自楊南郡《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頁187-190。

⁷¹ 同上註

庫拉庫溪上游到東邊打獵，亦會殺害越過中央山脈至東邊的布農族人，因此除了讓布農族對外發展受到限制之外，同時也是布農族在拉庫拉庫溪上游一帶的開拓，比其他地方還要慢的原因之一。⁷²由於對鄒族的特富野群以及達邦群而言，東部地區屬於狩獵或是獵首的範圍，他們並無在此處建立根據地，因此隨著布農族人逐漸進入到東部地區，且布農族郡社群人逐漸成為該地的主要移入者後，鄒族便難以與郡社群人抗衡，於是漸漸地退回曾文溪上游一帶。⁷³

至於鄒族退回西部後，與布農族之間的兩族分界線，在口碑傳說中有兩種說法，第一是馬西桑社所流傳，係以源自於秀姑巒山的米亞桑溪作為分界線；另一說法為大分地區Ikos社所流傳，族群分界線劃定於中央山脈尖山至南雙頭山的稜脊，大致沿其稍偏西側的南北縱線延伸。⁷⁴

(2)第二期移動的第二時期：從南投縣向南遷至台東縣海端鄉一帶

在第二期移動的第二時期，巒社群與郡社群南下的時間相差不大，以調查者們當時的年代結合系譜做推算，移動時間推估為一百二十年至一百三十年前，約為西元1801年至1811年之間，即十九世紀初期，移動的起迄地為現今南投一帶到台東縣海端鄉；當巒社群朝向大崙溪與新武路溪方面拓展活動範圍時，郡社群則從大分地區出發並往

⁷² 引用自楊南郡《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頁192-193。

⁷³ 引用自楊南郡《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頁192-193。

⁷⁴ 同上註

南移動，郡社群的移動路徑為翻越中央山脈主脊，經由三叉山抵達新武路溪流域。⁷⁵

大分地區為郡社群向東遷與南遷時的重要據點，幾乎從祖居地向東及向南遷徙的郡社群人都曾暫居此處，大分地區實際上是一個區域的名稱，亦被稱作大分社或打訓社，其包含有數個小社；大分社位於拉庫拉庫溪上游區域，主要在溪的右岸一帶，海拔1,300至2,000公尺處，整體地形呈現陡峭坡地，該地氣溫落在攝氏28度至-1度，雨量偏少，每年有數次的降雪，在郡社群遷入到大分地區前，這裡曾時鄒族領地，但隨著郡社群勢力逐漸擴大至該區，逐漸佔有優勢，使得大分地區變成郡社群人遷居的目標地。⁷⁶

郡社群中，最開始南下並定居於Lito社⁷⁷一帶的，可能是Bainkinoan氏族。而在差不多的時間點，Takes-villaina也向南方移動，並且遷移至U-vavauvo舊址⁷⁸居住；後續有Ismahasan氏族和Takesi-daxoan氏族，也向南移動並定居於Lito社；後來陸續有其他郡社群的氏族向南遷徙，在新武路溪以及大崙溪的沿岸一帶，建立許多以郡社群為主的部

⁷⁵ 引用自楊南郡《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頁193-197。

⁷⁶ 引用自傅琪貽（藤井志津枝）《大分事件 布農族郡社群抗日事件1914-1933》（原住民族委員會，2019），頁31-32。

⁷⁷ 引用自楊南郡《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頁193-197。現今的利稻。

⁷⁸ 引用自楊南郡《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頁193-197。現今南橫公路下馬一帶，霧鹿的東邊

落；原本最先開始南遷的巒社群，後續向南移動的步調停滯，漸漸地被人數較多的郡社群取代並且占有新的領地。⁷⁹

布農族在南下到遷移地後，與周遭異族之互動狀況，與東方的卑南族之間維持著和諧的互動關係，而阿美族方面則是因布農族到海岸山脈一帶狩獵或出草，曾引起阿美族部落群內部一度恐慌；在布農族遷移地的西方，則為鄒族的達邦群及沙阿魯阿群，當時鄒族於南方的根據地除了有楠梓仙溪一帶，後續又往更南方的梅山一帶建立幾間獵屋，以利其後續進行狩獵或獵首行動；布農族與達邦群及沙阿魯阿群不斷地有衝突，使得布農族欲再向南方移動的過程受到影響。⁸⁰

總之，在第二期移動的第二時期中，向新武路溪流域遷移的郡社群，一開始人數較少，易受到沙阿魯阿群勢力的威脅，但隨著越來越多郡社群人遷入，人數上逐漸有優勢，其勢力最終大過於沙阿魯阿群，後來郡社群還翻越中央山脈的海諾南山（Hainotonan山），移居到荖濃溪的支流之一，拉克絲溪的溪岸。⁸¹

(3)第二期移動的第三時期：從南投縣與花蓮縣山區向南遷至台東縣延平鄉與高雄市山區

⁷⁹ 引用自楊南郡《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頁193-197。

⁸⁰ 引用自楊南郡《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頁193-197。

⁸¹ 同上註。

一直到十九世紀下半葉，西元1876年才有郡社群人南遷到內本鹿（Take-Laiponok）一帶；Laiponok是指魯凱族萬斗籠社，而Take在布農族語的意思為「部落」，因為內本鹿原先是萬斗籠社的獵場，因此布農族以Take-Laiponok來指稱內本鹿。⁸²

當時的內本鹿幾乎是無人地帶，北邊為魯凱族萬斗籠社Laiponok的獵場，中央與西南邊為東魯凱群大南社Taloma的獵場；東南邊為卑南族北絲蘭社Livax-livax的獵場；南邊有一小塊區域是屬於卑南族大巴六九社⁸³的獵場。⁸⁴據傳最先向內本鹿遷移的是Take si-talan氏族和Isi-litoan氏族；當時的路徑，是從新武鹿溪流域出發，經過大崙溪後，各有一戶遷到內本鹿的Waxdas；約莫在同一年內，Takesi-villainan氏族，從霧鹿一帶Vulvul社以及其東側的U-vavauvo社⁸⁵，遷移至鄰近橘駐在所的Tansiki社；再後來，Pallabe氏族從Vulvul社遷居到內本鹿的Masaiko。⁸⁶

後來陸陸續續亦有其他從北方來的布農族人，遷入到內本鹿一帶，絕大多數為郡社群人，少部分為巒社群人，布農族人在內本鹿地區建立了許多社；遷往內本鹿地區

⁸² 引用自楊南郡《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頁197-199。

⁸³ 引用自楊南郡《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頁197-199。卑南族大巴六九社為卑南族語Talamakao。

⁸⁴ 引用自楊南郡《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頁197-199。

⁸⁵ 引用自楊南郡《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頁197-199。現今的下馬。

⁸⁶ 引用自楊南郡《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頁197-199。

居住的布農族人，每年有義務提供農作物、小米以及獵物給萬斗籠社或大南社，以此作為「番租」，然而番租的繳納普遍未確實履行，只有遷移到北絲鬬溪上游的布農族，每一戶每年都會提供十把小米穗給萬斗籠社。⁸⁷

如前所述，在第二期移動的第三時期，除了向南遷移到內本鹿之外，同時有一批族人，從新武路溪向現今的高雄荖濃溪上游移動；當時的荖濃溪上游北方為鄒族特富野群及達邦群的領域、中游為鄒族沙阿魯阿群的領域、中下游及南邊為魯凱族萬斗籠社的領域；在眾多異族的勢力下，向西遷移的布農族選擇往抵抗勢力能力較弱的沙阿魯阿群的領地前進，即從新武路溪翻越中央山脈到現今高雄山區位置，當時的沙阿魯阿群人口數因遭遇惡疾而減少許多，使其抵禦能力大減，難以抵擋與阻止布農族向其領地的遷入。⁸⁸

最初進入到現今的高雄市桃源區復興一帶的郡社群，應為Takesi-xosongan氏族，他們約莫在西元1861年-1871年，從位於拉庫拉庫溪上游的大分出發，經由新武路溪上游以及其支流大崙溪，越過關山及海諾南山，再西下到荖濃溪支流的拉克斯溪岸居住，即桃源復興一帶。⁸⁹

⁸⁷ 同上註。

⁸⁸ 引用自楊南郡《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頁199。

⁸⁹ 引用自楊南郡《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頁200。

到了十九世紀下半葉，約1881年左右，郡社群的Ismahasan氏族遷居至Valisan馬里桑社⁹⁰一帶；馬里桑原本是屬於魯凱族萬斗籠社的領域，所以Ismahasan氏族在遷入到此地時，提供許多物品以作為獲取馬里桑的代價；馬里桑社一帶，位於現今高雄市桃源區出雲山林道的出雲橋東邊，為一山坡地地形，而Valisan並非布農語，調查者們指出這很有可能是沙阿魯阿群所稱的Varaisa，或者是卡那卡那富族所稱的Varisa。⁹¹在日本政府尚未進行集團移住之前，高雄地區的布農族，分布地區基本上以荖濃溪左岸各支流為主，其中即包含了馬里山溪流域，以及關山到天池區域的深山，而布農族的人數逐漸超越原居住之魯凱族下三社群與沙阿魯阿族。⁹²

隨著布農族遷入高雄山區並建立部落作為根據地，越來越多族人從新武路溪方向遷移至此，而遷入者多數為郡社群，少部分為巒社群，另由於荖濃溪上游處為鄒族特富野群與達邦群的狩獵區域，進入該區域進行狩獵的布農族與此二群常起衝突，雖然一開始布農族處於劣勢，但在移入的人數與新建的部落數漸增下，使其不再位居弱勢；但由於荖濃溪有好戰的鄒族特富野群與達邦群，使得布農族此溪的上游與中游的開墾

⁹⁰ 引用自楊南郡《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頁200。馬里桑社亦稱為Masusukan。

⁹¹ 引用自楊南郡《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頁200。

⁹² 引用自葉家寧，《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頁116。

速度較為緩慢，在此處最早的部落，Masuxoad社，即現今的梅山，也是到了二十世紀初（約莫在1919年）才建立完成。⁹³

在長達兩三百年的遷移過程中，郡社群的人口數不斷成長。在昭和六年（1931年）時對於布農族郡社群的人口計算，共有792戶，7,700人。其中臺東廳的郡社群人口數最多，有3,250人；再來是高雄州，有2,000人；臺中州為1,600人；花蓮港廳為850人。⁹⁴

二、《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

在上節的文獻回顧，我們了解二、三百年前，布農族祖先們遷移的路徑與緣由。日本政府為了便於管理原住民，而實施「蕃人十年移住計畫」，把原本散居各處的各家聚集一起，並設立駐在所、蕃童教育所等；⁹⁵日本統治後，對於原住民族群住有實質上的治理方式，而「社」在此時成為日本政府在治理原住民居住地的最小行政單位。⁹⁶在高雄的部分，遷移路徑主要可分為向荖濃溪流域移動，以及向楠仔仙溪流域移動。

在被遷移至南沙魯部落⁹⁷前，最後居住地為位於高雄市桃源區與台東縣交接處的馬里山，日治時期稱為媽哩散社之處。雖後續日本政府進行集團移住時，係將居住在

⁹³ 引用自楊南郡《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頁200。

⁹⁴ 引用自楊南郡《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頁208。

⁹⁵ 引用自葉家寧《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頁10。

⁹⁶ 引用自葉家寧《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頁7。

⁹⁷ 過往亦被稱作民族村。

馬里山的布農族人，遷移至桃源區與那瑪夏區，但筆者僅以那瑪夏區南沙魯部落為探討範疇。因此，在本節之內容分為三部分，第一為關於從馬里山社的建立，第二為強制遷移至那瑪夏區南沙魯部落避難平台⁹⁸一帶，最後則是國民政府來台後南沙魯的改變，筆者主要參考資料為葉家寧所著並於2002年出版之《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

(1) 日治前期馬里山社的建立與日治時期馬里山之改變

馬里山地區的範圍涵蓋濁口溪上游，界於頭剪山與卑南主山之間；其北界以溪南山為標，與寶來溪流域的寶來溪頭社對望，在布農族遷入此地區前，馬里山地區、內本鹿以及現今的茂林區，皆為魯凱族下三社的領域及活動範圍。⁹⁹

約莫於1890年，在濁口溪上游的馬里山，原本從霧鹿上方到茂林區皆屬於魯凱族下三社群的領域，後來布農族巒社群人從Vulvul¹⁰⁰往南拓展領土時，與當時在內本鹿區域活動的萬山社群間發生戰事，巒社群因人數上處於劣勢而敗，回到Vulvul後商請居住於利稻一帶的Ismahasan小氏族一同再戰萬山社，此次戰事由布農族勝出，於是萬山社便將從霧鹿以南到萬山以北的大片領土讓給布農族；而巒社群原本欲將領土歸給Ismahasan小氏族，但後來反悔想要索回廣大領地，引起郡社群不滿，於是雙方鬥爭下的結果，巒社群敗，因此郡社群獲得此片領域的領土權。該區的主要族群成為郡社群後，多數

⁹⁸ 南沙魯部落避難平台過往被稱為三民鄉民族村上方，即為地理位置處於民族村的上方。

⁹⁹ 引用自葉家寧《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頁123。

¹⁰⁰ 現今臺東霧鹿一帶。

原住在霧鹿的Ismahasan亞氏族便前往馬里山居住，除此之外，原居於利稻的Ismahasan小氏族同樣也遷移至新居地馬里山，僅有三家選擇留在利稻，Ismahasan小氏族成為該地最大勢力。¹⁰¹

在Ismahasan小氏族以及其姻親移入馬里山後，該地區在短時間內便成為布農族於高雄地區的核心聚居地，由於Ismahasan為最早遷入此區之小氏族，因此握有馬里山的領土權與主導權；而Ismahasan家族的各支，到達馬里山地區後便處於散居形式。¹⁰²

在晚期的馬里山，其居住型態也被日本政府改為集中居住在一地，除此之外，馬里山地區可說是布農族最後一期自發性進行遷徙的關鍵據點，因此若以馬里山地區布農族的移入與後續發展之觀點切入，多少可了解布農族先前的居住型態，以及反映出該區為南部新移民地區之情況。¹⁰³

在明治四十四年三月（西元1911年），日本政府於馬里山社¹⁰⁴設立駐在所，藉此管轄媽哩散社與內本鹿社，可以說在此時日本政府之政權的進入，後來陸續有寶來溪流域及內本鹿的族人遷入；到大正十年（西元1921年）後，馬里山社之人口數為170人共18戶，居住於此的氏族包含有Ismahasan、isbabanal、takis-cipanan、baikinuan、takis-tau

¹⁰¹ 引用自葉家寧《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頁124。

¹⁰² 引用自葉家寧《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頁126。

¹⁰³ 引用自葉家寧《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頁122。

¹⁰⁴ 亦稱為媽哩散社。

lan及balalavi；基本上在日本政府實施集團移住政策前，布農族的主要核心地大致已底定。¹⁰⁵

由於日本政府限制布農族人的活動範圍以及沒收鈍器之行為，對於族人的生存方式造成嚴重的影響，因而對駐在所展開襲擊以表示對日本政權的反抗與不滿；¹⁰⁶日本政府於大正六年（西元1917年）著手規劃內本鹿越嶺之道路，而在大正七年（西元1918年）時在內本鹿與馬里山設置駐在所，把原本的散戶遷移至駐在所周遭以便於管理及監視，例如被集中在馬里山駐在所之所在處的Masamuan後來變成一個集居聚落之狀態；¹⁰⁷到了大正九年（西元1920年），馬里山整體治安較為穩定之後，日本政府便開始著手進行遷移以便更易控管，並於大正十年（西元1921年）陸續將高雄境內的原住民進行移住，包含原本居住現今桃源區的布農族，也在此時被迫遷移至新居住點—現今的那瑪夏區；¹⁰⁸在大正十三年（西元1924年），日本政府開始進行內本鹿越嶺道路的動工事宜並於隔年完成，且沿途設置二十四個警戒及分遣所，使得日本政府能夠更完整的監控內本鹿與馬里山。¹⁰⁹

特別是Ismahasan小氏族，在馬里山地區的勢力較大，因此日本政府在選定頭目時，係以該氏族成員為主；隨著馬里山地區的人口數增加，對於成員內部與外部關係皆有

¹⁰⁵ 引用自葉家寧《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頁172。

¹⁰⁶ 引用自葉家寧《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頁119。

¹⁰⁷ 引用自葉家寧《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頁120。

¹⁰⁸ 引用自葉家寧《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頁121。

¹⁰⁹ 引用自葉家寧《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頁120。

影響，使得Ismahasan小氏族在日後的關係中分裂，而日本政府便利用這點來弱化布農族在高雄與內本鹿間的勢力，更導致後來的集團移住政策將馬里山地區的居民遷至那瑪夏區。¹¹⁰

在對外關係上，馬里山地區與內本鹿地區因為人文地理關係較近，常常會互通信息；而對於馬里山地區內部的關係，由於Isamahasan勢力較大且加上日人給予實際權力¹¹¹之下，勢力明顯過大而引起其他氏族不滿，加上Ismahasan氏族自身內部的其他分支意欲向外拓展，以及漢人居中進行分化，最終使得成員內部滋生矛盾與衝突。¹¹²

後續馬里山社的居民遷出，從昭和七年（西元1932年）開始的兩年間，主要向那瑪夏區的瑪雅里與達卡努瓦里、桃源區的藤枝與二集團移動；而到了昭和十五年（西元1940年），日本政府將其餘居住在馬里山社的族人全部遷出，分別遷往那瑪夏區的南沙魯里，以及桃源區的藤枝、寶山與二集團；昭和十九年（西元1944年），由於已無人居住於馬里山社，遂進行廢社。¹¹³

布農族群在馬里山社的活動，持續至國民政府來臺初期（民國三十五年），最後一批族人遷往現今那瑪夏區南沙魯部落，以及桃源區的寶山部落才終止。¹¹⁴

¹¹⁰ 引用自葉家寧《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頁129。

¹¹¹ 此處的實質權力即擔任頭目以及駐在所警察。

¹¹² 引用自葉家寧《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頁129。

¹¹³ 引用自葉家寧《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頁130。

¹¹⁴ 引用自葉家寧《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頁112。

(2) 日治時期從馬里山遷移至高雄市那瑪夏區之楠仔仙溪流域一帶

現居於高雄市桃源區以及那瑪夏區的部分布農族人，多數是從馬里山被日本政府強制遷移至此，主要是日本當局為了便於管理及防範其勢力再擴大而採取的策略；集團移住實施後，對布農族而言其領地延伸至那瑪夏區內之楠仔仙溪流域、桃源區內之荖濃溪，且因人數佔有優勢，逐漸取代原本居於該地之坎卡那富族及沙阿魯阿族。¹¹⁵

大正初年時期的地圖，現今那瑪夏區仍屬於卡那卡那富族的居住地，日本政府於此地建立了數個駐在所，如明治四十三年（西元1910年）建立了蚊仔只、紅花子、tebutegai，明治四十四年（西元1911年）建立了河表湖，用以管轄該行政區內的社。¹¹⁶

在日治後期，布農族被遷移至楠仔仙溪流域一帶，即現今那瑪夏區，當時日本政府進行集團移住的目的在於削弱族人在原居地的勢力，同時也為方便管理，因此藉由提供水田作為條件，吸引布農族人遷往此處。¹¹⁷

布農族在被強制遷移到那瑪夏前，日本人已在於此地進行水田的規劃，並要求由漢人與卡那卡那富族進行開墾；¹¹⁸日本政府治理臺灣期間，在平地人及卡那卡那富族人的開拓下，從小林到南沙魯、表湖到嘉義大埔，這兩個部分已有小路可通行，而布

¹¹⁵ 引用自葉家寧《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頁122。

¹¹⁶ 引用自葉家寧《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頁132。

¹¹⁷ 引用自葉家寧《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頁131。

¹¹⁸ 引用自葉家寧《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頁140。

農族人遷移至那瑪夏後繼續進行道路開通之工作，到了國民政府來臺後的初期，已有小路可以到達達卡努瓦，但當時的路徑僅限徒步通行。¹¹⁹

在昭和八年（西元1933年）時，日本政府尚未進行集團移住前，那瑪夏區瑪雅里當時的布農族人，僅有擔任蚊仔只社駐在所員警的Ismahasan小氏族，正因為有他，在昭和八年（西元1933年）日本政府進行集團移住時，第一批移住到那瑪夏地區之布農族人，即為擔任員警的他與其Ismahasan-uliahan支小氏族，從馬里山移住到蚊仔只社，成為首批抵達此地的布農族人。¹²⁰

在昭和十四年（西元1939年）時，由Isnankuan小氏族成為第一批遷來南沙魯部落的布農族郡社群人，而當時遷入的點為南沙魯部落現址的上方，當時尚未有人居住與開墾，後續的被強制遷移之布農族人也同樣是以此處作為遷居地；¹²¹當時遷移路徑，是由馬里山社的Masamuan¹²²出發，布農族人此次的遷徙路線，起自馬里山社的Masamuan；族人循路徑經由二集團，抵達寶來方向的高中作為中途過夜點；翌日，隊伍沿舊路徑上行至藤苞山並翻越山脊，再沿老人南溪下行至其與北溪的合流處（設有橋樑）；最終，族群繞行至現今南沙魯部落後上方定居於上方的平台¹²³；但由於布農族人遷移

¹¹⁹ 引用自葉家寧《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頁144。

¹²⁰ 引用自葉家寧《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頁134。

¹²¹ 引用自葉家寧《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頁145。

¹²² Masamuan為日治時期集中居住地。

¹²³ 此處為現今南沙魯避難屋平台，即Nangnisalu。

至此的時間較晚，該處已被日本政府規劃好水田與居住地位置，因此一遷入此地之居住型態便為集中居住。¹²⁴

遷入至此之氏族先後順序，Isnankuan小氏族表示其一家於昭和十四年（西元1939年）從馬里山遷移到南沙魯部落上方平台，主要原因除了為Ismahasan家族在馬里山勢力過於強大，使得Isnankua繳納獵租壓力大，再加上後來遇到旱災使得收成欠佳，而此時日本政府以那瑪夏區有水田為誘因，Isnankuan小氏族派人勘查後認為此地可提供更好的生活品質，因此便遵從日本政府的指示而遷徙至此；¹²⁵Isnankuan小氏族在南沙魯部落上方平台生活約莫半年後，Ismahasan的Balakavan支小氏族也受到日本政府以生活品質改進為誘因而遷來；翌年，即昭和十五年（西元1940年），日本政府將馬里山社的布農族人全數遷出，部分至桃源區寶山里，部分則往那瑪夏區南沙魯部落上方平台。

126

然而，依據其他家族的論述，所有遷往南沙魯部落上方平台的布農族人係同時自馬里山出發，其遷徙路徑亦如前述，經由高中翻越藤包山而至。從馬里山遷移到南沙魯部落的家族分別為：Isnankuan、Takis-miahan、Ismahasan-makilian、Ismahasan-mai-dehain、Isbabanal、Takis-sokluman及Takis-talan。¹²⁷

¹²⁴ 引用自葉家寧《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頁146。

¹²⁵ 引用自葉家寧《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頁146。

¹²⁶ 引用自葉家寧《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頁147。

¹²⁷ 引用自葉家寧《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頁147。

另因為日本政府在分配水田、蓋家屋的建材及家屋位置，是同時考量戶數與戶內人口數，因此在這時就有了分家的狀況出現；遷移到南沙魯部落上方平台後便為集中的居住狀態，主因為遷移至此的布農族是屬於被強制遷入，當時南沙魯部落上方平台已有規劃好水田與居住位置，加上布農族人的移入是一次性的完成，且集團移住已有前例可循，對於日本政府而言，集中居住是最便於管理的方式；僅有水田與家屋是按照日本政府劃設的，旱田仍舊可依循傳統方式進行，而獵場部分雖然日本政府於西元1925年時將大部分林地歸於國有，然而實際管理上卻很有困難，因此獵場表面上為共用，但各家族私下仍劃設界線。¹²⁸

在居住於南沙魯部落上方平台一段時日之後，日本政府原先希望能由布農族人去進行五里埔地的開墾，但布農族人去勘查後認為五里埔的發展條件不錯，但附近無好獵場且又有平地人居住，因此便不遷移到五里埔。¹²⁹

(3) 國民政府來臺後之南沙魯部落

日治時期結束，國民政府來臺後，因為瘧疾的流行使得布農族人死傷慘重，加上氣候變化與水源受到污染，使得稻米收成不好，遂有不少布農族人後續又遷回寶山、復興、建山，最遠有到臺東延平的巒山；¹³⁰當時仍居住於南沙魯部落上方平台的戶數

¹²⁸ 引用自葉家寧《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頁147。

¹²⁹ 引用自葉家寧《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頁148。

¹³⁰ 引用自葉家寧《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頁148。

大大的減少，僅剩下九戶；¹³¹而國民政府於民國四十年（西元1951年）實施「山地生活改進運動」，並於民國四十三年（西元1954年）強制將居住在昂哈那的族人遷回南沙魯部落的上方，並將昂哈那¹³²改為林地。此後，居住於南沙魯部落的布農族成員便無太大改變。¹³³

三、《布農族部落起源及部落遷移史》

透過前兩節的文獻回顧，從布農族的起源地開始，自發性地遷移至現今南投縣境內建立屬於自己的舊社；接著因人口數增加、耕地與獵場不足，因而又再自發性的遷移至他處建立部落，包含向現今的花蓮縣、臺東縣及高雄山區移居。在進入到日治時期後，便因集團移住政策而被強制性遷移至日本人欲其居住的地點，並且從原本的散居形式變成集中式的聚落型態，便於日人管理與監控。後來日本戰敗，國民政府來臺，部落的位置又再度被遷移，例如居住在昂哈那的布農族人被遷至南沙魯部落。前兩節參考的主要文獻《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與《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對於布農族人遷移的緣起有很詳細的說明，對於布農族史的研究有極大的貢獻，然而仍缺少從「布農族人」的角度去了解布農族史，因此筆者係以由海樹兒·爻刺拉菲撰寫，於2006年出版之《布農族部落起源及部落遷移史》，補足布農族人的視角，並分為布農族的起源與遷移緣由，以及馬里山的建立與後續發展。

¹³¹ 引用自葉家寧《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頁148。

¹³² 昂哈那，亦寫作安哈娜，即現今紅花山，羅馬拼音為Anhana。

¹³³ 引用自葉家寧《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頁149。

(1) 布農族的起源與遷移緣由

依據布農族遷徙的時間與概況，分為西部平原說（Lamungan）或玉山說的布農族發源地時期、約在十七世紀時的mai-asang／Asang daingaz（舊部落）的建立時期、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中期的日治時期集團移住，以及國民政府時期的部落移住；其中的mai-asang時期到進入日治前的這段期間，布農族人的，布農族人因著居住空間不足、找尋新獵場與耕地等之因素，持續擴張其領地。¹³⁴

首先是布農族發源地時期，對此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一說為布農族的發源地為Lamungan，另一說法則除了Lamungan之外還有玉山說。¹³⁵首先是Lamungan說，它的地理位置及範圍，約為現今的民間、社寮到竹山、集集之間，亦包含有鹿港、竹山、南投與斗六一帶；另一說法為玉山說，意即玉山是布農族的發源地，當時布農族以玉山作為主要的居住地，而由於狩獵、耕作、採集等需求時常往返Lamungan及其他地方。¹³⁶從發源地進行第一次遷徙後，布農族群的六大部族移往到濁水溪上游處，並在濁水溪上游與支流（郡大溪、丹大溪）建立了mai-asang，隨著人口數的增加，生活空間逐漸

¹³⁴ 引用自海樹兒·爻刺拉菲《布農族部落起源及部落遷移史》（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6），頁129-239。

¹³⁵ 引用自海樹兒·爻刺拉菲《布農族部落起源及部落遷移史》（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6），頁129-137。

¹³⁶ 引用自海樹兒·爻刺拉菲《布農族部落起源及部落遷移史》（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6），頁132-137。

不足，於是進行了第二次的遷徙。¹³⁷第二次遷徙約莫在十八世紀中至十九世紀末，並以丹社群、巒社群以及郡社群為主，日治時期著名的布農族研究人員馬淵東一稱之為「領域擴張期」，當時移往的範圍，向東有花蓮縣（太平溪、拉庫拉庫溪／樂樂溪）、新武路溪／新武呂溪以及大崙溪流域，向南移動則到內本鹿以及高雄；其中郡社群在第二次向南方遷移時，從mai-asang出發，中間停留在大分地區，然後才繼續往南移動。¹³⁸大分地區位於現今的南投、花蓮、臺東三處的交接處，玉山國家公園的範圍內，而在過往一兩百年中，一直都是郡社群與巒社群在遷移過程中的重要中繼站。¹³⁹

不過在葉家寧2002年出版之《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中，則是提到布農族自身在分類上主要為兩大系統，分別為郡社群與巒社群；這兩個系統的語言、文化、遷移路線等，皆有所不同，巒社群的起源為鹿港一帶，郡社群則是由南部平地，經由臺南、嘉義、南投逐漸移往山區，而這兩個系統在Lamongan附近會合後一起上山；¹⁴⁰郡社群早期住在平地，有一說法是在現今台南縣佳里鎮到番子寮一帶，後來因為找尋新的獵場而向北移動，與巒社群在差不多的時期到達Lamongan¹⁴¹，接著到南投水里鄉一帶，再移動至郡大溪及巒大溪；布農族並非是最早在郡大溪流域活動的族群，據傳

¹³⁷ 引用自海樹兒·爰刺拉菲《布農族部落起源及部落遷移史》（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6），頁146-154

¹³⁸ 引用自海樹兒·爰刺拉菲《布農族部落起源及部落遷移史》（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6），頁154-175。

¹³⁹ 引用自葉家寧，《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頁37。

¹⁴⁰ 引用自葉家寧，《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頁33-34。

¹⁴¹ Lamongan推測為現今的南投社寮至林杞埔之間。

是矮黑人（sadoso），矮黑人十分善戰讓布農族人很是困擾，但在兩族之間的爭戰中，最後是布農族獲勝且幾乎將矮黑人消滅，僅存的矮黑人後續的蹤跡不得而知；¹⁴²郡社群分布範圍較巒社群廣，是由於郡社群在多數的遷移過程中，較常成為先鋒者。¹⁴³

(2) 馬里山的建立與後續發展

在高雄市桃源區與台東縣的交界處，有一地稱為Balisan，亦稱為Malisan¹⁴⁴。Balisan被布農族稱為Masusgan，表示此處為多魚之地，該處曾為Ismahasan氏族之勢力範圍，¹⁴⁵亦是布農族過往從卑南主山往高雄地區拓展領域的重要據點。¹⁴⁶

布農族郡社群人在進行第二次的遷移時，其中一個家族Sulman，在移動的過程中到了新武呂溪，被當時居住於該處的魯凱族打敗，後來他們找來了Ismahasan中的Makilian家族，在Makilian的協助之下，他們一同打敗了原居於新武呂溪的魯凱族人；於是位於該處的領地，從大崙溪到北絲蘭溪中上游一帶，都歸屬於此次征討的大功臣Ismahasa

¹⁴² 引用自葉家寧，《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頁51。

¹⁴³ 引用自葉家寧，《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頁36。

¹⁴⁴ Malisan或是Balisan皆為馬里山。

¹⁴⁵ 引用自海樹兒·爻刺拉菲《布農族部落起源及部落遷移史》（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6），頁173。

¹⁴⁶ 引用自葉家寧，《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頁122。

n氏族；後來，越來越多Ismahasan氏族的族人遷移至此，有些人甚至翻越過Sakakivan¹⁴⁷到Balisan馬里山。¹⁴⁸

到了日治時期，日本政府對於原住民擬定許多治理及管理的方針，其中的集團移住政策對於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包含地理環境、人文、生活方式等），有著許多且深遠的影響，因此在日本政府的集團移住政策下，郡社群布農族進行了第三次的遷移。¹⁴⁹日本政府將原居住於馬里山的郡社群布農族人，分散遷移至現今的高雄市桃源區以及高雄市那瑪夏區，其中那瑪夏區又以南沙魯為主¹⁵⁰，瑪雅與達卡努瓦亦有從馬里山遷移過去的族人，但相對被遷移入南沙魯的族人來說，人數上較少，¹⁵¹而當時以分散遷移的方式，主要是為了打散布農族人之間的凝聚力，以及達到勢力削弱的作用。¹⁵²

¹⁴⁷ 引用自海樹兒·爰刺拉菲《布農族部落起源及部落遷移史》（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6），頁169-171。即卑南主山。

¹⁴⁸ 引用自海樹兒·爰刺拉菲《布農族部落起源及部落遷移史》（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6），頁169-171。

¹⁴⁹ 引用自海樹兒·爰刺拉菲《布農族部落起源及部落遷移史》（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6），頁196-212。

¹⁵⁰ 引用自葉高華《強制移住：臺灣高山原住民的分與離》（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3），頁186-188。

¹⁵¹ 引用自海樹兒·爰刺拉菲《布農族部落起源及部落遷移史》（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6），頁209-211。

¹⁵² 引用自海樹兒·爰刺拉菲《布農族部落起源及部落遷移史》（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6），頁215-216。

第三節、小結

本章文獻回顧旨在確立那瑪夏區南沙魯里兩大主要族群——卡那卡那富族與布農族的遷移路徑與歷史分期，為理解該地複雜的族群互動奠定基礎。

卡那卡那富族的祖先自明末清初起，因受漢人移墾的壓力，從嘉南平原一帶向東部山區遷徙。其路線經旗山、甲仙，最終在楠梓仙溪與多條支流匯集處的那都魯薩（今紅花仔/鞍輪名山山腰）定居並建立「達霧魯姆Taulomg」。那都魯薩因其優越的地理條件與戰略地位，成為族群的核心地帶，其勢力範圍一度十分廣泛。然而，清朝時期，卡那卡那富族與後到的漢人發生衝突，加上族內因內鬨、洩密導致的漢人入侵，造成族人死傷慘重並被迫分散遷徙至那魯姑（現今南沙魯部落的避難平臺）、克茲克茲斡等那瑪夏區各里周邊，加上後續的瘟疫爆發使得族群人口銳減。最終，在日治時期的理番政策下，卡那卡那富族人被集中至Navunavugn（今瑪雅里）與達昂努娃（今達卡努瓦），結束了長期的自主遷徙與分散居住的模式。

布農族的遷移可分為兩期：第一期為自發性的社群遷徙，以各舊大社為核心向外發展。第二期（約十八世紀初開始）則因西部受鄒族勢力限制，主要向東、南兩方擴張領域。郡社群在東遷至花蓮後，隨即在十九世紀初期向南擴展，以大分地區作為拓展領土的中繼站，最終抵達臺東的新武路河流域。而在第二期移動的第三階段（十九世紀下半葉），布農族郡社群因應生活空間和獵場需求，開始向高雄荖濃溪上游區域移居。郡社群翻越中央山脈，進入原屬魯凱族和沙阿魯阿族的領域，並在馬里山地區建立核心聚居地，該區在短時間內成為布農族在高雄地區的關鍵據點，隨著郡社群移入人口漸增使其勢力不斷地擴大，取代了原先居住於該區域的沙阿魯阿族和魯凱族。

然而，日治時期的集團移住政策，旨在削弱布農族日益增長的勢力並便於管理及監控，日本政府透過提供水田作為誘因，輔以強制手段，將原居於馬里山地區的郡社群族人分散遷徙至高雄市桃源區及那瑪夏區，其中位於那瑪夏區的南沙魯部落（Nangnisalu）上方的平臺，成為馬里山布農族人集體遷居的目的地，從此由傳統的散居轉變為集中型聚落。

南沙魯里的歷史是兩大族群持續演替的過程，卡那卡那富族被迫從平地退至山區後，其傳統領地在日治時期成為布農族因政策強制移居的遷入地，兩族群的遷移史皆體現了與漢人、日本政府、及其他原住民族群間生存空間與勢力範圍的長期變遷與調適。

然而在文獻與史料中，對於從馬里山被遷移到南沙魯多半只有點到點的移動路徑，中間更具體的遷移過程並無更詳細地文字紀錄與說明，因此，筆者在後面的篇章中，透過與現居於南沙魯的族人長輩進行訪談，讓南沙魯的遷移史能夠更加地完整。

第四章、從馬里山至南沙魯之布農族郡社群人

第一節、地理位置稱呼之說明

民族平台，即為南沙魯部落上方的避難平台，亦被稱為那魯姑，為日治時期從馬里山地區遷入的移居地，羅馬拼音為Nangnisalu；安哈娜即日治時期的昂哈娜，現今亦稱作紅花山或紅花仔山，羅馬拼音為Anhana。南沙魯部落即為現今沿著台29線之聚落。

第二節、遷移路徑一：馬里山到甲仙的五里埔與那瑪夏的安哈娜及南沙魯平台

筆者於民國114年2月28日與南沙魯部落長輩，林南吉先生，於其宅進行部落遷移史之訪談。過往的遷移路徑，其中一條路線是由林南吉的叔公帶領，其叔公引領的為第三批從馬里山遷移到南沙魯的布農族人，他的身份是日治時期的日本警丁兼通譯官。當時是從靠近台東的馬里山往南沙魯方向前進，且是將布農族人打散，並非全數移往南沙魯。

「因為日本那個時候，看這個布農族不能在一起了，越來越壯大很危險，因為他們（布農族人）常常會偷襲日本。所以他們（日本人）就做了一個計畫，我們（日本人）要把這些人（布農族人）分散，然後也順便把那個屏東那邊的...會找麻煩的那個...還有魯凱族的、茂林的，這三個族群會找麻煩的那些族群抓起來。所以才有那個荖濃（荖濃河流域）那邊的魯凱族、排灣族，那邊也有的布農族。那時候日治時期的時候，總是會唱反調，所以把你們（魯凱族、排灣族、布農族）的勢力混在一起，你們語言不通，然後語言不通的時候一定不能做事了。他（日本人）是這個行動這樣子的。」

「有一個地方叫做...在藤枝,再進去深山裡面，那個地方是屬於台東的，叫做 Balisan馬里山，這個馬里山我去過一次，這個地方蠻寬的，比民族（現今的南沙魯部落）差不多...應該是五個面積（大），它的平原是比較剛好，好像是有設定過的，你要進攻那個地方很難，四周也是大山。」

當時會致使當局盡快進行遷移，主因為大分事件的發生。在這過程中並非一開始就到南沙魯居住，實際上還曾停留他處。第一批被從馬里山遷移的布農族人，一開始係以甲仙五里埔為目標地。然而到了五里埔後，因為當地已有其他族群在該地生活，當地居民對此進行反抗，因此行進這條路線的布農族人，有一部分分散逃離到南投、台東、花蓮等地。

「反抗的全部都聽說是用... 不是用機槍，用砍死的弄掉。然後呢... 沒有反抗的（布農族人）我就給你們分批（打散遷移）... 他們（日本人）計劃先計劃到哪裡，送到五里埔。但是到了五里埔那當下就已經有漢人，也有平埔族的那些零星的人住在那裡。然後呢... 聽說把從馬里山Balisan遷移到那瑪夏這裡總共有三批，第一批送到五里埔。但是呢... 宣告失敗。」

「五里埔四周圍的那些漢人他們已經居住在那裡，他們的田都被日本強迫性徵收，房子、水源、水田各種的都被強迫。日本用這種方式沒有思考過，就是去（與五里埔在地居民）溝通，就把他們（原居於Balisan的布農族人）居住安置在那裡。那為什麼我們的祖先，就不到幾個月不到半年就開始逃？因為（居住於五里埔）平埔族的反抗，平埔族還有漢人他們也怕日本，我們的祖先也怕日本。因為你（布農族人）不聽話，我（日本人）把你（布農族人）送到這裡來，你不聽我就ㄅㄞㄞ、ㄅㄞㄞ、給你。所以呢... 為了活命他們就開始逃， 怎麼逃法？（逃到）台東、花蓮、南投。」

另一部分未逃的布農族人，則往那瑪夏的方向前進，逃到了安哈娜底下大石頭公附近生活，但那邊亦早有漢人開墾，於是被遷移的布農族人又再度與當地漢人起衝突，最後便又四散各處，第一批遷移計畫宣告失敗。

接著日本人進行第二批遷移計畫，當時將馬里山的青壯年直接遷移到安哈娜，但由於該地周遭的平埔族與漢人不斷地發生大大小小的衝突，因此最後仍舊宣告移住失敗。安哈娜的別名有紅花山、藤包山，現今稱為鞍輪名山。安哈娜中的「安」，發音為台語的紅色，「哈娜」則為日語中的花之意；另一別名藤包山，則是因為該處亦有許多藤類植物。至於現今為何稱為鞍輪名山，其典故未知。

第三批的遷移計畫執行，是由受訪者的叔公執行，其為當時的日本警丁與通譯官，而進行遷移計畫時，日本正值戰爭時期，人力吃緊的情況下便由布農族自己的警察（具有布農族身份的警丁）執行遷移。日本人於民族平台蓋了三百多戶的平房（或草屋），然後依照各家戶人數進行水田與房屋的配置，相較於第一批與第二批時的強制態度，第三批移住時較為緩和且讓被遷移的布農族人，有屋可住、有地可耕種，除此之外亦配給物資給被遷移者，持續約莫半年之久。後續未再配給物資之原因為日本持續對外征戰，致使其資源吃緊。在無物資的情況下，布農族人便開始依循日本人留下的技術來種植水稻。

「日本人聽說號稱蓋了三百多戶，三百多戶的平房，不是平房就是草屋，然後也是發放。比方說000你們家兩個兒子，那你們兩戶。他是用這樣點名的（方式分配房子）。房子是免費給你們，水田給你們免費給你們，還有配給你們鹹魚，還有麵粉。這個前後不到半年就告一段落，為什麼？（因為）日本在戰爭的時候（物資等資源）非常非常很緊，所以沒有什麼多餘的食物。」

然而在日本要戰敗的前兩年（應為1943年），民族平台發生霍亂，死了很多人。但因為當時日本政府忙於戰爭，無暇顧及到民族平台的狀況，因此當時穩定部落的人即為具有布農族身分的日本警丁，亦即林南吉的叔公。

「日本也有教一些水田的耕作的方式，留下一些稻米的種子自己種。然後好景不常在，就日本要戰敗的前兩年就發生了霍亂，整個民族的人，如果還有80歲的話都知道，他們說平均兩三個人死（意即平均兩三個人會死一個）。因為得那種病（會）全身發冷、肚子大大，因為全身發冷他們都在家裡面烤火取暖。」

隨著時間過去，日本政府退出臺灣，國民政府來臺，在政權交替初期，新政府尚無心瞭解原鄉狀況。民族平台的布農族人依舊維持其原有的生活模式，但在一次打掃環境的過程，有族人用火不甚使得房屋燒毀。由於無屋可住，因此大家又再回到安哈娜生活。後因國民政府的要求，便又再度遷移到目前的南沙魯部落生活。

「因為那個房子燒了大家就沒地方住了，所以又回到第二個原居的部落就是安哈娜...（回到）安哈娜在那邊又居住了。因為房子燒掉就又再回到安哈娜那邊，為什麼又回到這裡（此處指南沙魯部落）呢？因為國民政府大力的說你們要下來，所以就回到這裡來。」

第三節、遷移路徑二：馬里山到那瑪夏的安哈娜及南沙魯平台

筆者於民國114年3月10日與南沙魯部落長輩，韃虎·伊斯南冠先生，於其宅進行部落遷移史之訪談。韃虎的父親，是日治時期的警察，當時居住在馬里山，後來帶領馬里山的布農族人遷移到那瑪夏的民族平台。其父親在當時的部落，被稱為「豆桑」，

即為日語的父親／爸爸（お父さん）之意。豆桑會成為警丁，是由於當時協助日本政府瞭解臺東被遷移到現今的延平、海端一帶，為何日本人還是陸續發生失蹤或被殺害的狀況，豆桑在調查完之後寫了一份報告，回報給當時在六龜的分駐所的日警看，日警看過後覺得豆桑的資質不錯，便詢問豆桑是否願意成為日本警丁，豆桑答應後便將他分配到馬里山的分駐所。

「台東那邊被遷徙到現在的延平、海端的時候，日本也少了好幾個（人），為什麼延平海端遷過去（日本人）還蓋房子，然後每一棟房子還掛了那個米，但是日本一樣還是少了。然後他做了一個資料，他就走路走路走到翻這個中央山脈，翻到台東到現在台東那個分局，那個時候就已經是日治的時候的那個分局，然後翻到那邊又收集了一些資料，翻到那個村莊以後再問那邊村莊的人，談這些問題...就說什麼...為什麼日本還會少（人），遷徙了以後還會少（日本人）。所以這個東西...他把所有的資料帶回來以後就直接送到六龜分局。」

「分局長一看（覺得）這個寫得還不錯，結果他要離開（六龜）回到Balisan的時候，那個分局長就問他要不要當警察，我老爸就說好，我想當。（將他）理光頭以後，就給他衣服、給他帽子，回去就直接到馬里山的派出所那邊報到，就從那邊開始當日本警察」

在昭和十四年時（西元1939年），日本政府欲將馬里山的布農族人遷移到那瑪夏，並將此任務交代於豆桑，然而豆桑實際執行遷移則是在昭和十五年（西元1940年），當時遷移的人數多達五六百人。豆桑在昭和十四年接獲此任務時，便先派遣其堂兄弟到那瑪夏先行瞭解該地的地理環境與耕種條件，並在民族平台先種植玉米、地瓜等主

食，接著在昭和十五年時，其堂兄弟在向豆桑回報作物成長狀況，以及該處動物很多。豆桑在知悉狀況後，就在昭和十五年向六龜分局報告後，開始進行遷移到民族平台的事宜。

「在昭和十四年這一段時間，我老爸就把他（此遷移之事）暫停。為什麼？先派他的堂兄弟啊他家族裡面去看一看，那邊的地（民族平台）好不好，然後種一些地瓜，還有那個什麼玉米。然後到了昭和十五年的時候，從這邊有種地瓜種玉米的那些人回報給我爸爸，說那邊不錯，我們種的地瓜一個比一個大，然後那個動物非常多，不管是山羌、山豬、山羊、水鹿非常多。到了昭和十五年，我老爸就正式跟六龜分局那邊開始接洽之後，就把五百多個人遷到這邊（民族平台）。」

然而遷移到民族平台後，當時的族人對於水的取用，多半是生飲而未經過燒煮階段，因此溪水中的蟲子也就隨著飲用生水而下肚，使得許多族人生病去世，平均每兩天會失去一到兩個族人。由於死亡人數的攀升，也讓族人感到恐慌，因此豆桑便與大家商量，在深夜時大家輪流安靜地離開民族平台，回到現今桃源區的寶山、二集團、建山或是藤枝一帶，但此事後來被日籍警察得知。其餘未離開的人，則繼續待在民族平台，學習日本人插秧與耕種水田的技術，在當地種植水稻與育苗。

「我聽我父親講，他跟我講說平均一天死兩個，到最後沒有木板（用來做棺材埋葬）啦，那個時候也沒有什麼很好的什麼岩鋤、十字稿可以挖，最後就隨便挖一個土就蓋起來。沒有蓋好的話可能隔天你去看被狗吃了，那屍體就被那個狗吃掉。在這個情形之下對他的一家人，對他的那個堂兄弟、表兄弟很心疼。所以他就每天...就跟大家商量今天晚上哪一家就在這個地方消失，回現在的寶山，還有那個二集團，還

有那個時候的藤枝。然後明天又換一家，後天又換一家，那一段時間又有人告到那個首長說你看那個某某警察每天把人家遷回去。」

生活在民族平台的族人朋友，仍因水源的關係而生病去世，因此豆桑便想到移住到安哈娜（紅花山），該處地勢雖然陡峭，但內有幾處適宜生活的大空地，亦有穩定的水源可供汲取，且因紅花山的海拔比較高，也許水源會更乾淨，豆桑變向日本上級報告。同時族人朋友也意識到，溪水不能夠生飲，便開始有燒水的習慣，之後死亡人數才逐漸下降。後來到了國民政府時期，又再度從安哈娜被遷移到現今的南沙魯部落。

「有的回到桃源、有的回到建山，該走的人走了，但是民族平台那邊還是繼續有死人，要大家燒開水，那個時候連鍋子都沒有你怎麼燒開水啊？很難。老爸就想可能遷到現在的紅花山安哈娜，（海拔）比較高一點點嘛，就馬上就跟日本上級撥個電話說因為某種狀況我們必須要怎麼樣，然後後來就遷到現在的安哈娜。遷到那邊後死的人就越來越少，可能那邊的水質沒有腸病毒這個毒，而也可能那個時候的人也警覺到了這個水不能生喝，再過來那個地方（安哈娜）有水蛭，你生喝麻煩了，馬上鼻子裡面滿滿的都是那個水蛭，所以就開始死亡人慢慢減少。」

第四節、小結

本節透過林南吉與韃虎·伊斯南冠兩位南沙魯部落耆老的口述歷史，聚焦分析日治時期布農族郡社群從馬里山向那瑪夏南沙魯平台遷徙的具體路徑、動機與結果。透過訪談得以發現，在長輩們的記憶中，有著兩條不同的遷移路徑。第一條是從馬里山，

遷移到甲仙五里埔，接著到安哈娜¹⁵³，後來再到民族平台¹⁵⁴，最後是國民政府時期再度被遷移到現今的南沙魯；第二條路線則未通過五里埔，而是到民族平台，後遷到安哈娜，接著再到民族平台，但同樣在國民政府時期，遷移到現今的南沙魯。其中在第一條路徑中，經過甲仙五里埔的部分，在達那畢馬·紹立於2005年的著作《高雄地區（荖濃溪楠梓仙溪流域）布農族之遷徙過程與經略》中，有提到在從馬里山遷移至南沙魯的過程，是有停留過此地。



圖五：高雄市桃源區至高雄市那瑪夏區地圖。繪製者：蔡姿妤。

兩條遷徙路線的主因，皆起因為布農族勢力範圍過於強大，日本政府欲弱化其勢力與凝聚力，因此在實施集團移住政策時，都是從馬里山出發，以民族平台為目標地。

¹⁵³ 安哈娜即昂哈那，又稱為紅花山。

¹⁵⁴ 民族平台又改名為南沙魯避難平台或南沙魯平台，早期亦被稱為那魯姑。

主要帶領者皆為具有布農族身分的日本警丁執行，藉此也可發現原住民族精英在政策執行中的中介與關鍵作用。在遷徙至民族平台後，皆面臨因水質汙染與傳染疾病，而導致人口數大幅度降低。

兩條路徑的不同處，在於一開始的目的地設定不同，由韃虎父親所帶領的隊伍，一開始的目的地即為民族平台，而由林南吉叔公帶領的隊伍，則是曾欲以甲仙五里埔為遷居點，但後續發現該處已有其他族群如漢人、平埔族，因而轉往民族平台為最終移居地。雖然一開始日本政府提供水田、房屋，以及配給物資給遷移至民族平台的布農族人，後續因日本對外戰事較為緊張而停止物資的供給。

綜上所述，布農族從馬里山到南沙魯的遷徙史，日本政府給予的遷居條件皆為配給水田與房屋，但遷居到南沙魯後遭遇到嚴重的傳染病，而使族人死傷慘重，讓部分族人又再遷移到他處。最後，進入到國民政府時期，又再度被要求從民族平台遷移至現今的南沙魯部落位置居住至今。



圖六：民族平台，即南沙魯部落上方，現為南沙魯避難平台。拍攝者：蔡姿妤。拍攝日期：民國114年8月23日。



圖七：紅花山，即日治時期的昂哈娜，現今稱為鞍輪名山，亦稱藤苞山。拍攝者：蔡姿好。拍攝日期：民國114年8月14日。

參考書目

葉家寧（2002）。*台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葉高華（2023）。*強制移住：臺灣高山原住民的分與離*。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余瑞明。（1997）。*臺灣原住民曹族卡那卡那富專輯*。高雄縣：三民鄉公所。

楊南郡（2011）。*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本文篇*。原住民族委員會。

黃應貴。（2006）。*布農族*。三民書局。

傅琪貽（藤井志津枝）。（2019）。*大分事件 布農族郡社群抗日事件1914-1933*。原住民族委員會。

達那畢馬·紹立。（2005）。*高雄地區（荖濃溪楠梓仙河流域）布農族之遷徙過程與經略*。國家展望文教基金會（翰蘆）。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2）。*臺灣省通志（卷8）同胄志泰雅族·賽夏族·布農族篇（第5冊）*。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海樹兒·戈刺拉菲（2006）。*布農族部落起源及部落遷移史*。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參考文獻

林曜同。（2013）。高雄市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的家與聚落：以日治時期文獻為中心之探討。*高雄文獻*，3(3)。

參考網站資料

內政部。(2025)。99年12月25日起臺北縣、臺中縣市、臺南縣市及高雄市縣等7縣市改制直轄市戶政訊息。取自 https://www.moi.gov.tw/News_Content.aspx?n=11421&s=138598

那瑪夏區公所。(n.d.)。那瑪夏區公所。取自 <https://namasia.kcg.gov.tw/Default.aspx>

